劒笑

劍筴第四卷標目

邀聽篇 凡三十九事 凡四十四條

劒飛龍
上陵磨劒
拭劒得髀
曲房劒
劒走石人
月中人帶劒
星神劒
使來人擲劒

劍當衛

錢中人帶劍

靈坐劍

舞劍殺鬼

罨盂劍

鳥吞劍

泥犂火劍

奮劍斬麴生

飛劍刺鼉城

劍斷大人指

戲場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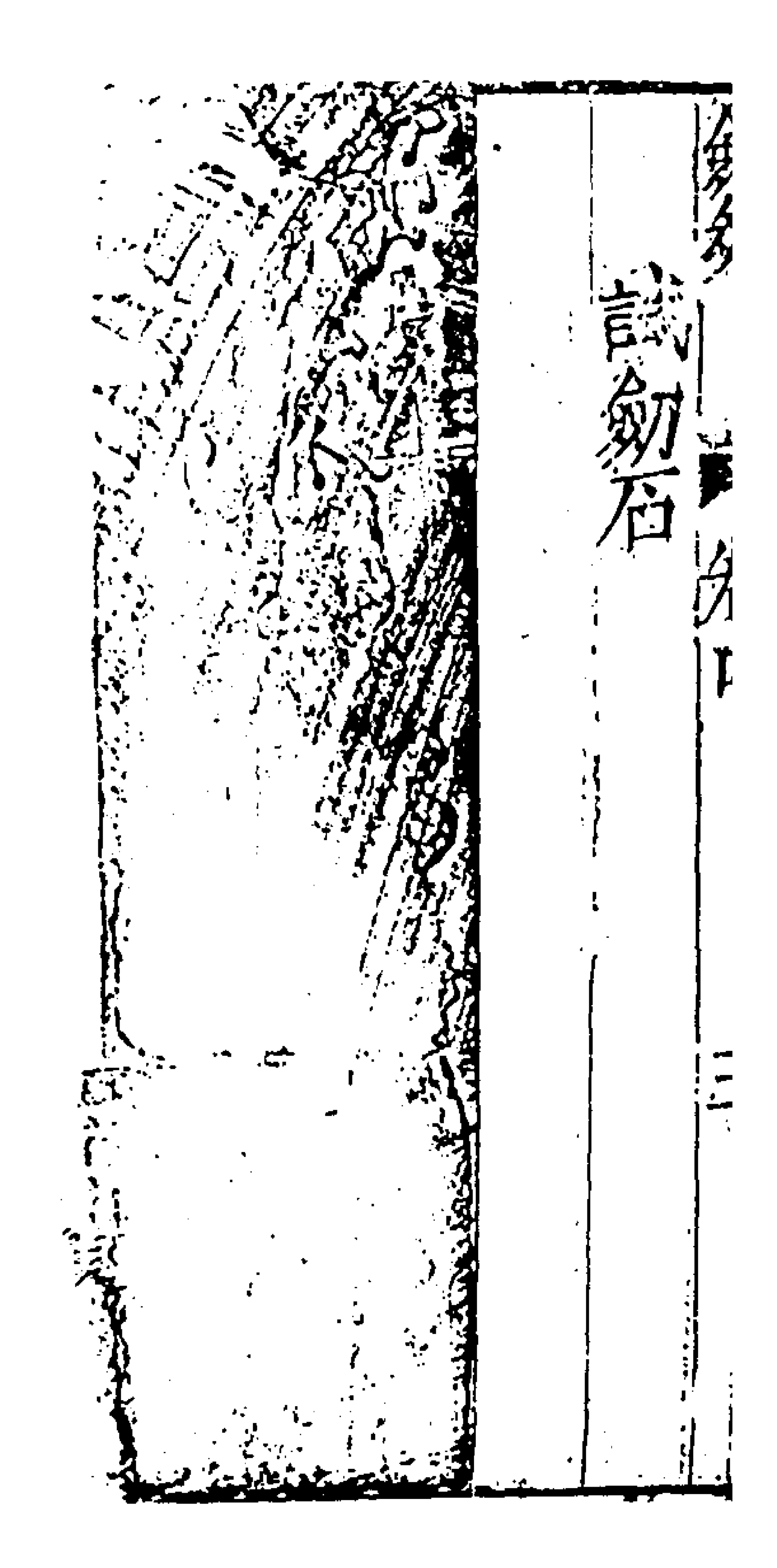
黃腰劍

真真避劍

像代劍

雨爲劍

劍迹


試劍石

劒筴第四

明吳門錢希言譔輯　梁谿鄒迪光訂正　武陵楊鶴授録

濫聽篇

奇可而怪絕世弘博匪浮弗誕猶曰濫聽

筴曰曼倩辨騶牙終童察鼮鼠諸葛恪識傒囊王子良證服匿斛斯徵別錞于劉士深知長頸王事古今聖賢侈于博物如是乎然天下事物之變至于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而禹益齊

諧之所莫能辨者存而勿論非虛語矣夫權輿之內有大則有小有正則有奇論鄒而不言奇小豈所以示正大哉則何以異于見布而疑鷹觀爾而駭毳者歟此其識豈出胡人越人上也于是摭春秋之文以迄唐季取其詭異著之斯編虞初黃衣寶侯寃[illegible]僻諸膾炙美于羊棗詩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矣濫聽

錢余氏墓銘

蘇州節度使錢元鐐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班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藝薄据岡當必昔賢墳壟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欣石數重梓蘆灰盡惟一骸亞石間

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
傍纏青花西辟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
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
狀如秏尢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
輿還乃卒泰昊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
方伸號躃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皃古野
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縣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劉複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櫑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于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若宜勿念悼知玄始甦路史

鵠嗉劍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袿之袍帶劒持刀罵詈瞋目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小兒否陳章答曰昔李子昂教于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

晏子春秋

西海之外有鶴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

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華同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神異經

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吞之居鵠腹中三年不死神異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

光武時頴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

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

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續博物志

索劒唖

齊莊公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之時有士曰賓甲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袧袧纓也練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唖其面惕然而寤寤覺也徒徒但也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而自殁呂氏春秋

劒藏柱

干將莫邪爲晉君作劒三年而成旣成乃以雌獻君留其雄者因謂其妻曰吾藏劒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

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破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寤而購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 吳越春秋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

王王大怒使相之劒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劒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劒日夜思欲報楚王

搜神記

孕劒

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嘗于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爲雙劒三年乃成劒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劒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越絕書

劒頭相齧

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荅曰是也客曰吾能爲子報仇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邪客曰須子之頭幷子之劒尺乃與頭客持頭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于後以雄劒擬王王頭墜

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合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述異記　水經注

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

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
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
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頭往見
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
鑊煑之王如其言煑頭三日三夕不爛頭
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
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
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巳頭頭

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搜神記

劒寐龍

古𤬪茲國主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珤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珤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聚王問之羅漢曰此

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耳王乃易衣持劒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酉陽雜俎

上陵磨劒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隧磨刀劒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漢武故事 水經註

拭劒得璧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栻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辟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辟有七何藏一邪伯叩頭出之搜神記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

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艸土中得玉

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水經注

曲房劒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劒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劒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搜神記

劒走石人

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劒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東觀漢記

謹按故老相傳之說栢鄉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是光武所斬疑謂此矣

月中人帶劒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

月十五夜坐屋上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披蓑帶劒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乃帶甲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後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晉書

星神劒

乙從官陰神也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扶名司馬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劒亢星神

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火也為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劒心星神主之○寅從官孟神也虛星神主之槐者虛星之精也孟神四人姓木名徐它鼠頭人身衣銀黑單衣帶劒虛星神主之○卯從官仲神也危星神王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婦生衣瓊紋單衣帶劒危星神主之○巳

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
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劒東辟
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
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劒
奎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
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
劒胃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
主之季神姓桑名公孫帶劒衣白毛單衣

畢星神王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之仲神八人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劒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名博陽衣黃木單衣帶劒能致鳳皇玄武東井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五人姓作名涂干蛇頭黑身帶劒衣赤埜單衣鬼星神主之○離坤之中女翼星神主之中神十

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帶劍翼星
神主之（雲笈七籤）

使木人擲劍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絶世爲博士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

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爽爽使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爽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爽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

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鬪雞變巧百端叡大悅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

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則以斷縣石飛擊敵
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
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其巧妙雖古
公輸班翟王爾亦不是過傅玄嘗為之序
云（魏志）

劒當衛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
未出家時長于軍旅不奉佛法尚氣武好

畋獵年三十一驟病而死體尚溫和家不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符將去向西北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對見有一人執弓帶劒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

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床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

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舊遙
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
而得穌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
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冥錄記

錢守人帶劒

[illegible]於其住堂內得異錢文爲北斗星
[illegible]雙旗及有人形帶劒南史齊本紀

宋明帝泰始中齊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

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南齊

祥瑞志

謹按泉志玄武錢徑二寸重八銖文永

通萬國背文爲玄武星劍之象軒轅錢

徑一寸重五銖面文爲北斗軒轅之象

背文爲矛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

又四出錢背文爲北斗

七星者或云王莽所鑄

靈坐劍

北隋周羅睺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

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于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彭城

摩訶臨陣墜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内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進爵爲侯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軍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剖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代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王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

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煬帝即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

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隋書

舞劒祭鬼

有嘉良夷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其俗皆

輕捷便擊劒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襲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劒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

甃盂劒

梁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甃盂也葬

則用之代棺此制度甲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紀史

鳥吞劒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則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國王取牛肉中安小劒子兩頭尖利令人戴行鳥攫而

吞之無後種矣外國傳

泥犂火劍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坐說死時曾到泥犂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樹從橫五十餘步

高千丈四邊皆有劒刲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劒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善良泰見父毋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

晉趙泰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晉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尸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穌活

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一
人乘黃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
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
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
數千間男女大人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
着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
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
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

遣泰南入黑門有人着絳衣坐大屋下以
吹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
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
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虚奉答
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脩學而日
撫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
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
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

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
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
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
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
或炎爐巨鑊焚煑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
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
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不知
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訾自登

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㭗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可不慎乎 冥祥記

奮劍斬麴生

燕國公張說嘗詣景龍觀謁葉法師上命酒說曰既無它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乆隱山林惟謹而訥頗耽于酒鍾石可也說

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幞帶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魯村酒至栝盃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劒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惟沈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曰榼而已仙傳拾遺記集異記並見

跳劒

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會羣臣于曲水以觀水飾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

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

酒杯立于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斟酒木人于船頭伸手遇坐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

如前法並水中安機皆黃袞所造也大業拾遺

鯽魚

唐李林甫作相時酷嗜鯽魚有客因貴人書餽遺並櫃中有鯽魚百頭客退李還見魚于井中跳躍如舜尊俎狀李令人悉投之池取最後十頭烹之纔下箸及腹忽小鯽數百經宿爭飛交着李頷漸入鬢中竟不能拔由是忽焉驚悸卒至不起唐小說

謹按唐書載李林甫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林甫遊園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知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也嗟乎如居防劒如敵國不知奸人刺客乃在尊俎之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劒俠神妙莫過于唐人惜乎專諸刺王僚時不講其術

逐鵝得劍

鄮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側每至秋穫近冢地多失穟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恒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珤乃相詰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珤劍二枚其它器物並不可識者甚衆

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
擊賊等聲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
大叫云賊刼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
曰正奴官家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
禽之開元徵劉詣刺史進三十餘事 廣異記

冢中人運劒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
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

庫盈羡輸尚未畢邀怪問悉曰其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歷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它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

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一曰後爲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酉陽雜俎

劒剖涎中人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若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宣室志

天人看劍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嘗在莊居晴日藉郊玩之忽有一人從庭對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鋏耳君居上界豈藉此邪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

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酉陽雜俎

劒如風

李道咸通末為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冢賊問其所發云數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冢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内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

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劒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劒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斕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姜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柩鐵索縣挂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館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

已深二尺餘矣良久視之砂滿冢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入臭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磨單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錄異記

劒對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

日夜經三日而穌自云初夜被一人將至
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
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
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
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
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
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
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

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

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冥報拾遺

飛劍刺鼉城

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嫗不云姓字但稱湘媼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嘗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向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媼媼曰不然但上木其宇是所願也媼鬢翠如雲肌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

逍遙年二八豔美攜筐采菊偶媼瞪視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然擲筐斂袵稱弟子從媼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喩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媼但帚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媼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愼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

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戶外窺見小松遊筍而蘖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遥憯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莆屨為竹稍串千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遥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削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

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月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檝自駕而送之發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覷一巨舟沒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攔之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

上人家莫辨其城漸窄挾東島上忙怖號
呌裝橐皆爲韲料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
數丈又不可扳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
遥覩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
登島攘劒步罡噀水飛劒而刺之白城一
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
蜿蜒而斃劒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
不然頃刻即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咸

號泣禮謝命拱之册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眞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逍遙一時返眞女仙傳

劒斸大人指

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

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于昔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群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

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于令搥帛椿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册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嚙而咽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庫涓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餞食客爲省其絶粮之難也玉堂閒話

戲場劍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

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舟氿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獨異志

黃腰劍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

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隤一木措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劒戟爭鋒刀戰原埜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銃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賫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在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

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
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缸
劒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
進劒及黃腰未逾劒利開巢賊已平大駕
復國矣王氏見聞錄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尭封云
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
桶桶中有黃腰獸一劒一獸見劒自撲而

一死巢至秋果敗

眞眞避劒

唐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輭障圖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則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illegible]及顏室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夫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 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 聞奇錄

像代劍

有村婦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

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蔌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對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罷聲戰罷起身看上並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刀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耳

兩爲劒

結骨國每雨收爲刃劒極銛利 王會圖

劒迹

鮮于伯幾有震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作琴背旌陽印劒之迹宛然 雲霞過眼錄

試劒石

伏波岩有懸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劒 國老談苑

試劒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

控崔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子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旁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一統志